清史稿/卷3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三百八十五 ◄

清史稿
卷三百八十六 列傳一百七十三

► 卷三百八十七 →

文慶　文祥　寶鋆

文慶

文慶，字孔修，費莫氏，滿州鑲紅旗人，兩廣總督永保之孫也。道光二年進士，選庶吉士，授編修。五遷至詹事。歷通政使、左副都御史、內閣學士。十二年，授禮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。十三年，總理孝慎皇后喪儀，會奏軍民薙發及停止宴會期限疏中，誤引「百姓如喪考妣，四海遏密八音」語，下諸臣嚴議。宣宗以文慶翰林出身，隨聲附和，獨重譴，褫副都統，降三品頂戴。尋復之，歷吏部、戶部侍郎。十六年，偕尚書湯金釗赴陝西、四川按劾巡撫楊名颺、布政使李羲文，並下嚴議，尋复按名颺被訐事，褫其職。金釗留署陝西巡撫。文慶又按河南武陟知縣趙銘彝貪婪狀，劾褫職。調戶部侍郎。十七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，兼右翼總兵。命赴熱河，偕都統耆英按歷任總管虧短庫款，褫職追繳。十九年，以查辦熱河虧空案內擬罪未晰，召問，奏對失實，下部議，罷直軍機。二十年，典江南鄉試，以上下江中額有誤，又私攜湖南舉人熊少牧入闈閱卷，議褫職。

二十二年，予三等侍衛，充庫倫辦事大臣。二十三年，召授吏部侍郎、內務府大臣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兵部尚書。二十五年，命赴四川，偕總督、將軍按前任駐藏大臣孟保、鍾芳等濫提官物，劾罷之。二十七年，復命為軍機大臣，解內務府事務。尋署陝甘總督，道經河南，命察賑務，劾玩誤之知縣四人。

二十八年，召授吏部尚書，兼步軍統領、內務府大臣，罷直軍機處、兼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三十年，充內大臣。薛執中者，甘肅河州人，以符咒惑眾。至京師，藉術醫病，朝貴多與往來。遂妄議時政，談休咎，行踪詭秘，為巡城御史曹楙堅捕治，中外大臣牽連被譴者眾。文慶曾延治病，文宗斥其身為步軍統領，不能立時捕究，有乖職守，褫職。咸豐元年，予五品頂戴，辦理昌陵工程。二年，起授內閣學士，尋擢戶部尚書，復為內大臣、翰林院掌院學士。五年，復為軍機大臣、協辦大學士。題孝靜皇后神主，加太子太保，拜文淵閣大學士，晉武英殿大學士，管理戶部，充上書房總師傅。

文慶醇謹持大體，宣宗、文宗知之深，屢躓屢起，眷倚不衰。時海內多故，粵匪猖熾，欽差大臣賽尚阿、訥爾經額先後以失律被譴。文慶言：「當重用漢臣，彼多從田間來，知民疾苦，熟諳情偽。豈若吾輩未出國門、懵然於大計者乎？」常密請破除滿、漢畛域之見，不拘資格以用人。曾國藩初任軍事，屢戰失利，忌者沮抑之。文慶獨言國藩負時望，能殺賊，終當建非常之功。曾與胡林翼同典試，深知其才略，屢密薦，由貴州道員一歲之間擢至湖北巡撫，凡所奏請，無不從者。又薦袁甲三、駱秉章之才，請久任勿他調，以觀厥成。在戶部，閻敬銘方為主事，當採用其議，非所司者亦諮之。後卒得諸人力以戡定大難。端華、肅順漸進用事，皆敬憚其嚴正焉。

六年，卒。遺疏言各省督撫如慶端、福濟、崇恩、瑛棨等，皆不能勝任，不早罷，恐誤封疆。文宗深惜之，優詔賜卹，嘉其人品端粹，器量淵深，辦事精勤，通達治體，贈太保，賜金治喪。及親奠，見其遺孤幼穉，特詔加恩入祀賢良祠，命其子善聯俟及歲引見；弟文玉，以罪遣戍，即釋回。予謚文端。善聯，官至福州將軍。

文祥

文祥，字博川，瓜爾佳氏，滿洲正紅旗人，世居盛京。道光二十五年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累遷郎中。咸豐六年，京察，記名道府，因親老，乞留京職。歷太僕寺少卿、詹事、內閣學士，署刑部侍郎。八年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授禮部侍郎，歷吏部、戶部、工部侍郎，兼副都統、左翼總兵。

十年，英法聯軍犯天津，僧格林沁密疏請幸熱河。文祥以搖動人心，有關大局，且塞外無險可扼，力持不可，偕廷臣言之，復請獨對；退偕同直侍郎匡源、杜翰具疏請罷所調車馬，明詔宣示中外。八月，敵氛益熾，車駕遽行，命文祥署步軍統領，司留守。從恭

親王奕訢議和，出入敵營，於非分之求，侃侃直言，折之以理。尋以步軍統領難兼顧，疏辭，改署正藍旗護軍統領。十月，和議成，疏請回鑾，以定人心。偕恭親王等通籌全局，疏上善後事宜，於是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恭親王領之，滿、漢大臣數人，文祥任事最專。

時和局甫定，發、捻猶熾，兵疲餉竭，近畿空虛。文祥密疏請選練八旗兵丁，添置槍砲，於是始立神機營，尋命管理營務。又疏言僧格林沁兵力單薄，勝保所部新募未經行陣。既恃僧格林沁保障畿輔，必得良將勁卒為贊助，薦副都統富明阿、總兵成明隸其軍；又薦江西九江道沈葆楨、湖北候補知縣劉蓉堪大用。疏上，並嘉納焉。

十一年，文宗崩於熱河行在，穆宗即位，肅順等專政，文祥請解樞務，不許。十月，回鑾，偕王大臣疏請兩宮皇太后垂簾聽政。同治元年，連擢左都御史、工部尚書，兼署兵部尚書，為內務府大臣，兼都統。二年，管理藩院事務。東南軍事以次戡定，江蘇、浙江省城克復，議加恩樞臣，固辭。三年，江寧复，首逆就殲，捷至，加太子太保，予侄凱肇員外郎。四年，署戶部尚書，辭內務府大臣，允之。

是年秋，馬賊入喜峰口，命文祥率神機營兵防護東陵，督諸軍進剿，賊遁灤陽。疏陳：「地方官豢賊釀患，請除積弊，清盜源。馬賊巢穴多在奉天昌圖廳八面城、熱河八溝哈達等處。請購線偵察，調兵掩捕，庶絕根株。」事定，回京。文宗奉安山陵，賜其子熙聯員外郎。尋以母病請假三月，回旗迎養。奉天馬賊方熾，命率神機營兵往剿，增調直隸洋槍隊出關，約東三盟蒙古王公由北路夾擊，破賊於錦州東井子。諜知賊將劫奉天獄，約期攻城，兼程馳援，賊退踞城東南，圍撫順；令總兵劉景芳夜擊破之，賊遁出邊。遣軍趨吉林，五年春，解長春廳圍，追賊至昌圖朝陽坡，分三路進擊，十數戰皆捷，擒斬三千餘。賊首馬傻子窮蹙乞降，磔之；留兵餉授將軍都興阿，俾清餘孽。請蠲奉天地丁銀米，停鋪捐。回京，調吏部尚書。文宗實錄成，賜子熙治員外郎。

八年，丁母憂，特賜諭祭。百日假滿，病未出。天津教案起，力疾還朝。十年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十一年，拜體仁閣大學士。文祥自同治初年偕恭親王同心輔政，總理各國事務，以一身負其責。洋情譎幻，朝論紛紜，一以忠信持之，無諉卸。洎穆宗親政，臚陳歷年洋務情形，因應機宜甚備，冀有啟悟。既而恭親王以阻圓明園工程忤旨斥罷，文祥涕泣，偕同列力諫，幾同讜。恭親王尋復職，而自屢遭挫折後，任事不能如初。文祥正色立朝，為中外所嚴憚，朝局賴以維持，不致驟變。十三年，病久不癒，在告，會日本窺台灣，強出籌戰守。疏請：「敕下戶部、內務府寬籌餉需，裁減浮用，停不急之

工作，謀至急之海防，俾部臣、疆臣皆得專力圖維。皇上憂勤惕厲，斯內外臣工不敢蹈玩洩之習。否則狃以為安，不思變計，恐中外解體，人心動搖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。」言甚切至。

是年冬，穆宗崩，德宗繼統即位，晉武英殿大學士。以久病請罷，溫詔慰留，解諸兼職，專任軍機大臣及總理各國事務。時國家漸多故，文祥深憂之，密陳大計疏曰：「洋人為患中國，愈久愈深，而其窺伺中國之間，亦愈熟愈密。從前屢戰屢和，迄無定局，因在事諸臣操縱未宜。及庚申定約，設立衙門專司其事，以至於今，未見決裂。就事論事，固當相機盡心辦理，而揣洋人之用心，求馭外之大本，則不繫於此，所繫者在人心而已矣。溯自嘉慶年間，洋人漸形強悍，始而海島，繼而口岸，再及內地，蓄力厲精習機器，以待中國之間，一逞其欲。道光年間，肆掠江、浙，自江寧換約以後，覬覦觀望。直至粵匪滋事，以為中國有此犯上作亂之事，人心不一，得其間矣。於是其謀遂洩，闖入津門，雖經小挫，而其意愈堅，致有庚申之警。然其時勢局固危，民心未二，勤王之師雖非勁旅，而聞警偕來；奸細之徒雖被誘脅，而公憤同具，以是得受羈縻，成此和局。十餘年來，仰賴皇太后、皇上勵精圖治，宵旰勤勞，無間隙之可尋；在事諸臣始得遇事維持，未至啟釁，偶有乾求，尚能往返爭持，不至太甚，非洋務之順手，及在事者折沖之力，皆我皇太后、皇上朝乾夕惕，事事期符民隱，人心固結，有以折外族之心，而杜未形之患也。然而各國火器技藝之講求益進，彼此相結之勢益固。使臣久駐京師，聞我一政之當則憂，一或不當則喜，其探測愈精。俄人逼於西疆，法人計佔越南，緊接滇、粵，英人謀由印度入藏及蜀，蠢蠢欲動之勢，益不可遏。所伺者中國之間耳，所恃者中國大本之未搖，而人心之難違耳。說者謂各國性近犬羊，未知政治，然其國中偶有動作，必由其國主付上議院議之，所謂謀及卿士也；付下議院議之，所謂謀及庶人也。議之可行則行，否則止，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後決然行之。自治其國以此，其觀他國之廢興成敗亦以此。儻其國一切政治皆與民情相背，則各國始逞所欲為，取之恐後矣。如土耳其、希臘等國，勢極弱小，而得以久存各大國之間者，其人心固也。強大如法國，而德國得以勝之者，以法王窮侈任性，負國債之多不可復計，雖日益額餉以要結兵心，而民心已去，始有以乘其間也。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，物必先自腐而後蟲生焉。理之所在，勢所必至。中國之有外國，猶人身之有疾病，病者必相證用藥，而培元氣為尤要。外國無日不察我民心之向背，中國必求無事不愜於民心之是非。中國天澤分嚴，外國上議院、下議院之設，勢有難行，而義可採取。凡我用人行政，一舉一動，揆之至理，度之民情，非人心所共愜，則急止勿為；事係人心所共快，則務期於成。崇節儉以裕帑需，遇事始能有備，納諫諍以開言路，下情藉以上通。總期人心永結，大本永固，當各外國環伺之時，而使之無一間可乘，庶彼謀不能即遂，而在我亦堪自立。此為目前猶可及之計，亦為此

時不能稍緩之圖。若待其間之既開，而欲為斡旋補苴之法，則和與戰俱不可恃。即使仍可苟安，而大局已不堪復問，則何如預防其間之為計也。咸豐六年王茂蔭奏陳夷務，謂：'海外諸國日起爭雄，自人視之，雖有中外之分，自天視之，殆無彼此之意。'引書言'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'，及大學平天下章三言得失，首人心、次天命、而終以君心為證。何其言之危且切歟！欲戢夷心，莫要於順民心，能順民心，斯足以承天心，固不待蓍蔡而昭然若睹耳。臣受恩最重，辦理洋務最久，實有見於洋人居心積慮之處，而現時尤為迫切緊要之關。外國之求間在此，中國之彌間亦在此。在事諸臣，僅謀其末，我皇上實操其本。用敢直陳，伏乞俯鑑芻言，將此摺時置左右，力求端本之治，以回隱患之萌。天下幸甚！」

先是，當台灣事平，文祥即偕恭親王議興海防，條上六事：曰練兵，曰簡器，曰造船，曰籌餉，曰用人，曰持久。各具條目，敕下中外大臣會議。至光緒二年，疆臣覆奏，將復下廷議。文祥已病不能出，自知且不起，乃密疏上曰：「馭外之端，為國家第一要務。現籌自強之計，為安危全局一大關鍵。臣衰病侵尋，心長智短，知不能永效犬馬以報主知。恐一旦填溝壑，則平生欲言未言之隱，無以上達宸聰，下資會議，何以對陛下？此心耿耿，有非總理衙門原奏所能盡者，敢竭誠吐赤，為我皇上敬陳之。夫敵國外患，無代無之，然未有如今日之局之奇、患之深、為我敵者之多且狡也。果因此患而衡慮困心，自立不敗，原足作我精神，惺我心志，厲我志氣，所謂生於憂患者正在於此。至此而復因循洩沓；一聽諸數而莫為之籌，即偶一籌念而移時輒忘，或有名無實，大局將不堪設想，而其幾不待智者而決矣。從前夷患之熾，由於中外之情相隔，和戰之見無定，疆吏又遇事粉飾，其情形不能上達於朝廷。坐是三失，而其患遂日久日深，無所底止。泰西各國官商一氣，政教並行，各商舶遠涉重洋，初至中華，處處受我侮抑，事事被我阻塞，其情鬱而不能不發者，勢也。繼而見中國官之阻之者可以通，抑之者可以伸，必不可破之格，或取勝於兵力之相迫而卒無不破，此中國之為所輕而各國漸敢恣肆之機也。迨至立約通商已有成議，而內無深知洋務之大臣，在外無究心撫馭之疆吏，一切奏牘之陳，類多敷衍諱飾。敵人方桀驁而稱為恭順，洋情方怨毒而號為懽忭，遂至激成事端，忽和忽戰；甚且彼省之和局甫成，此省之戰事又起，賠款朝給，捷書暮陳。乘遭風之船以為勝仗，執送信之酋以為擒渠，果至兩軍相交，仍復一敗不可收拾。於是夷情愈驕，約款愈肆，中外大臣皆視辦理洋務為畏途，而庚申釁起，幾至無可措手。自設立總理衙門，其事始有責成，情形漸能熟悉，在事諸臣亦無敢推諉。然其事非在事諸臣之事，而國家切要之事也。既為國家切要之事，則凡為大清臣子者，無人不應一心謀畫，以維大局。況和局之本在自強，自強之要在武備，亦非總理衙門所能操其權盡其用也。使武備果有實際，則於外族要求之端，持之易力，在彼有顧忌，覦覬亦可潛消，事不盡屬總理衙門，

而無事不息息相關也。乃十數年來，遇有重大之端，安危呼吸之際，事外諸臣以袖手為得計；事甫就緒，異議復生，或轉託於成事不說；不問事之難易情形若何，一歸咎於任事之人。是從前之誤以無專責而仔肩乏人，今日之事又以有專屬而藉口有自。設在事諸臣亦同存此心，爭相諉謝，必至如唐臣杜甫詩中所謂'獨使至尊憂社稷'矣。夫能戰始能守，能守始能和，宜人人知之。今日之敵，非得其所長，斷難與抗，稍識時務者，亦詎勿知？乃至緊要關鍵，意見頓相背，往往陳義甚高，鄙洋務為不足言，抑或苟安為計，覺和局之深可恃。是以歷來練兵、造船、習器、天文、算學諸事，每興一議而阻之者多，即就一事而為之者非其實。至於無成，則不咎其阻撓之故，而責創議之人；甚至局外紛紛論說，以國家經營自立之計，而指為敷衍洋人。所見之誤，竟至於此！今日本擾台之役業經議結，日本尚非法、英、俄、美之比，此事本屬無名之師，已幾幾震動全局，費盡筆爭舌戰，始就範圍。若泰西強大各國環而相伺，得中國一無理之端，藉為名義，構兵而來，更不知如何要挾，如何挽回？言念及此，真有食不下嚥者，則自強之計尚可須臾緩哉？此總理衙門奏請飭令會議諸條，實為緊要關係，不可不及早切實籌辦者也。今計各疆吏遵旨籌議，指日將依限上陳，如飭下廷議，非向來會議事件可比，應由各王大臣期定數日，詳細籌商，將事之本末始終，一律貫澈，利害之輕重，條議之行止，辦法切實，折中定見，無蹈從前會議故習。如今日議之行之，而異日不能同心堅持，則不如不辦。如事雖議行，而名是實非，徒為開銷帑需，增益各省人員差使名目，亦不如不辦。度勢揆時，料敵審己，實有萬萬不能不辦之勢，亦實有萬萬不可再誤之機。一誤即不能復更，不辦即不堪設想。總理衙門摺內所謂'必須上下一心，內外一心，局中局外一心，且歷久永遠一心'，即此意也。而大本所在，尤望我皇上切念而健行之。總理衙門承辦之事，能否維持，全視實力之能否深恃。必確有可戰可守之實，庶可握不戰之勝。惟我皇上念茲在茲，則在事諸臣之苦心，自能上邀宸鑑。凡百臣工亦人人有求知此事共籌此事之心，其才識智力必有百倍於臣者。否則支持既難，變更不免，變而復合，痛心之端，必且百倍今日，非臣之所忍言矣。」疏上，未幾卒。溫詔賜卹，稱其「清正持躬，精詳謀國，忠純亮直，誠懇公明，為國家股肱心膂之臣」，贈太傅，予騎都尉世職，入祀賢良祠，賜銀三千兩治喪，遣貝勒載瀅奠醊，謚文忠，歸葬盛京，命將軍崇實往賜祭。十五年，皇太后歸政，追念前勞，賜祭一壇。

文祥忠勤，為中興樞臣之冠。清操絕人，家如寒素。謀國深遠，當新疆軍事漸定，與俄國議交還伊犁，大學士左宗棠引以自任，文祥力主之，奏請專任。文祥既歿，後乃遣侍郎崇厚赴俄國，為所迫脅，擅允條款，朝論譁然。譴罪崇厚，易以曾紀澤往，久之乃定議，倖免大釁。法越事起，和戰屢更，以海防疏，不能大創敵，遷就結局。及興海軍，未能竭全力以成之，卒挫於日本。皆如文祥所慮，而朝局數變，日以多事矣。子熙治，

以員外郎襲騎都尉世職。

寶鋆

寶鋆，字佩蘅，索綽絡氏，滿洲鑲白旗人，世居吉林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授禮部主事，擢中允。三遷侍讀學士。咸豐二年，粵匪竄兩湖，寶鋆疏請鄰近諸省力行堅壁清野之策。四年，命往三音諾顏部賜奠，謝絕餽賮，外籓敬之。擢內閣學士。五年，遷禮部侍郎，兼正紅旗蒙古副都統，調戶部。八年，典浙江鄉試，以廣額加中官生一名，坐違制，鐫一級留任，文宗諭「寶鋆素以果敢自命，亦同瞻徇」，特嚴斥焉。

十年，命赴天津驗收海運漕糧，复赴通州察視，迭疏請定杜弊章程，並劾監督貽誤，如所請行。任總管內務府大臣，署理戶部三庫事務，會辦京城巡防。時英法聯軍內犯，車駕幸熱河，既至，命提庫帑二十萬兩修葺行宮。寶鋆以國用方亟，持不可。上怒，欲加嚴譴，會所管三山被掠，詔切責，降五品頂戴。踰月後，以巡防勞勩，復之，兼鑲紅旗護軍統領，复兼署正紅旗漢軍都統、左翼前鋒統領。十一年，文宗崩於行在。十月，穆宗回京，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並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。

同治元年，擢戶部尚書。二年，奏劾壽莊公主府首領太監張玉蒼出言無狀，嚴旨逮訊，玉蒼治如律。三年，命大臣輪班進講治平寶鑑，寶鋆與焉。江寧克復，以翊贊功，加太子少保，賜花翎。四年，命佩帶內務府印鑰。尋以樞務事繁，請解內務府大臣職，允之。自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始求通知外國語言文字，置同文館，肄習西學，廷臣每以為非。六年，都察院代奏職員楊廷熙上書請撤同文館，語涉恭親王及寶鋆等專擅挾持，於是寶鋆偕恭親王請罷直候查辦，溫詔慰留，勉以不避嫌怨，勿因浮言推諉。七年，直東捻匪肅清，加軍功二級。十一年，調吏部。穆宗大婚禮成，加太子太保。十二年，兼翰林院掌院學士，以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。尋調兵部，拜體仁閣大學士，管理吏部。光緒三年，晉武英殿大學士。四年，回疆肅清，被優敘。

寶鋆自同治初年預樞務，偕文祥和衷翊贊，通達政體，知人讓善，恭親王資其襄助，至是朝列漸分門戶。文祥既歿，議論益紛，編修何金壽因旱災劾樞臣不職，請加訓責，詔斥恭親王、寶鋆等目擊時艱，毫無補救，嚴議革職，加恩改留任。五年，以題穆宗神主，加太子太傅，復以實錄告成，推恩其子景澧晉秩郎中，侄景星賜舉人。七年，庶子陳寶琛以星變陳言，專劾寶鋆，請仿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，立予罷斥。詔曰：「寶鋆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有年，尚無過失。陳寶琛謂其畏難巧卸，瞻徇情面，亦不能確有所指。惟既

有此奏，自平時與王大臣等議事未能和衷共濟，致啟人言。該大學士受恩深重，精力尚健，自當恪矢公忠，勉圖報稱，務宜殫精竭慮，力戒因循積習，用副委任。」

十年三月，軍機大臣自恭親王以下同日斥罷，詔：「寶鋆入直最久，責備宜嚴，姑念年老，特錄前勞，全其末路，以原品休致。」十二年，皇太后懿旨加恩，改以大學士致仕，賞食半俸。寶鋆退休後，時偕恭親王居西山遊覽唱和。年逾八十，恩賚猶及。十七年，卒。遺疏入，詔褒其「忠清亮直，練達老成」，贈太保，祀賢良祠，擢子景澧四品京堂，賜孫廕桓舉人，遣貝勒載瀅奠醊，飾終之典，視在位無所減，謚文靖。

景澧

子景澧，官至廣州將軍，卒，謚誠慎。

廕桓

孫廕桓，光緒二十四年進士，歷官國子監司業，改乾清門頭等侍衛。

論曰

論曰：咸、同之間，內憂外患，岌岌不可終日。文慶倡言重用漢臣，俾曾國藩、胡林翼等得展經猷，以建中興之業，其功甚偉。文祥、寶鋆襄贊恭親王，和輯邦交，削平寇亂。文祥尤力任艱鉅，公而忘私，為中外所倚賴，而朝議未一，猶不能盡其規略；晚年密陳大計，於數十年馭外得失，洞如觀火，一代興亡之龜鑑也。寶鋆明達同之，貞毅不及，遂無以鎮紛囂而持國是。如文祥者，洵社稷臣哉！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